

## 一本传奇书背后的故事

### 故事开始了

说到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的创作、出版与传播，一切都要从1949年9月的一个夜晚开始。

这一天的晚上，33岁的纽约“剩女”海莲·汉芙打开了《星期六文学评论》，浏览到绝版书店店的广告。因为纽约城旧书店乏善可陈，因此位于英国伦敦一家名为“马克斯·科恩书店”的广告引起了她的注意。虽然它位于该版不太显眼的位置，但是“古董书商”“查令十字街84号”这样的字眼还是让她眼前一亮。

英国书业的历史比美国的要长得多，查令十字街又是欧洲有名的书店街，也许有她在美国搜寻不得的价廉物美的旧版书吧。因此，海莲于同年10月5日试着给该书店去了一封信，附上一份书单，包括拉丁文版《圣经》等。这些全是她“目前最想读而又遍寻不着的书”，因为她只是“一名对书本有着‘古老’胃口的穷作家”。

### 从来没见过面的知音

没想到，才过了20天，该书店一名落款简称为“FPD”的“店员”就给海莲报告了好消息：她要的书均能找到并寄上；拉丁文版《圣经》虽然没有存书，但是有可替代的两种《新约全书》。回信的口气彬彬有礼，服务极为周到，给她留下了好感。与此同时，该书店寄出的书籍也在漂洋过海中。11月3日，这些书到了海莲的手中。

后来，海莲才知道这位“FPD”就是书店经理弗兰克·德尔，一个尽卖便宜好书给她的好心人。马克斯先生和科恩先生两位合伙人之下职位最高的就是他了。这就开启了两人长达20年的“爱书人之旅”。在这20年的职业生涯中，弗兰克要么到乡下去收书，要么在书店卖书，几乎没有到纽约出差的机会，而海莲几度有来伦敦“朝圣”的打算，但最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成行。但是她相信，“书店还在那儿”，弗兰克也会一直在那儿。

### 一段隐秘的精神爱恋

如果不是1969年1月8日的一封来自该书店店的信，一切也就此渐渐湮没下去了吧。虽然两人之间的通信早已超越了买书人和卖书人的关系，1968年10月16日海莲收到的信中，落款“弗兰克”变成了“爱你的弗兰克”！这只是两人心里深藏的小秘密罢了。这么多年的通信也只会藏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，最多是偶尔拿出来翻读，聊以慰藉罢了。

到了这时候，海莲矢志的写作事业虽然有了些许起色，不过她仍是一个失败的戏剧作家、一个无能的电视界边缘从业者、看不到发表前途的儿童历史书写手。此时的海莲虽然孤身一人，身无分文，前程暗淡，但是她还在苦苦挣扎。1969年1月初的一天，她一早起来，在各个图书馆之间穿梭，直到下午六点，她才抱着一大摞书回到家，照例从门口的邮箱取了邮件，只见最上面有来自马克斯·科恩书店熟悉的小蓝信封。

### “爱你的弗兰克”不在了

海莲觉得有些异样，因为弗兰克经常把她的姓名和地址打成一行，并且只写上她名字的全称。这个信封上将姓名和地址打成了两行，而且名字“海莲”只是简写“H”。“难道他已经离开书店了？”虽然心中有一丝隐忧，她也没有多想。

原来，这封1969年1月8日由秘书琼·托德小姐从书店寄出的信上写道：“我非常遗憾地向您告知：德尔先生甫于上年12月22日（周日）去世了。丧礼则已在今年1月1日（周三）举行。”原来，弗兰克12月15日突然因患急性盲肠炎被紧急送到医院，不幸因病情扩散，导致腹膜炎并发而于一周后不治。

海莲原先心中的一丝隐忧得到了最为残酷的印证：那个离她很远、心却最近的人已经与她永远阴阳相隔了。海莲读了一整晚的信。她想起，《纽约客》杂志会刊登一些信件形式的短故事，如果她把和书店的往来书信加以适当的编选，也许《纽约客》会采用这样的文章。



《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》里，吴秀波扮演的男主角在读英文原版的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。

### 这个故事适合《纽约客》

虽然弗兰克死了，但她的生活还是要继续。直到3月，这篇文章才断断续续地写完，有67页之多。她之前曾有幸在《纽约客》刊登过一篇文章，篇幅只有这篇的三分之一。因此，她不知道该往哪里投好，想着先送给哈珀出版社的编辑吉纳维芙·杨（中文名“杨蕾孟”，杨光注与宁波人严幼韵的女儿、顾维钧的继女）看看吧。因为这篇文章还没有题目，因此她直接用一页纸打了马克斯·科恩书店的

地址——查令十字街84号，作为临时的篇名。她把文章寄给了杨蕾孟，附上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我该拿它怎么办？”

几天以后，杨蕾孟打来电话说：“我爱死它了，我哭了。为什么你以前总是送些我出版不了的稿子呢？”

海莲回答说：“如果投给《纽约客》，它太长了。我想你可以告诉我投哪儿为好。”对方说：“让我想想吧。”

### 勉强撑到了90页

一两周后，杨蕾孟又打来电话说：“我们出版社的销售经理也干一份古董书商的兼职。因此我把你的稿件给了他，他对我说：‘我爱死它了。但是如果出版它，我不得不说不太好卖。’因此我又把稿子递交给了董事长。他说：‘它太激动人心了。但它太薄了，而且由书信编成。书信体的书都不好卖。’”

海莲说：“它才67页！我想你会告诉我一些文学季刊，我好给它们投稿。要投给像《纽约客》这样的杂志，它太长了！”

杨蕾孟说：“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要出书，它太短；要出刊，它太长。怎么都不合适。”因此，对方把稿件退还了她。她丢到了桌子上，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。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早晨，电话铃响了。对方说：“是汉芙小姐吗？我是迪克·格罗斯曼。我是你的出版商。”

海莲茫然地说：“我没有名叫‘迪克·格罗斯曼’的出版商。”

对方说：“我马上就会成为你的出版商！我们将会出版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。”海莲说：“出成书还是杂志？”对方说：“当然是书。”“你疯了！”这是海莲听到后的反应。

几天后，海莲去了格罗斯曼出版社——迪克经营的一家小出版社。除了收在稿件里的信件，该社的编辑想要阅读弗兰克寄来的所有信件。除了收入这些信件，书稿还得收入海莲的所有回信以及其他相关信件。这样，在编辑和海莲的共同努力下，这部书稿最终勉强撑到了90页，显得厚了些。

兴奋之下，海莲忘了告诉编辑，查令十字街是伦敦的一条街名，美国的读者对此一无所知，这部书稿需要一个新的书名。

### 轰动大洋彼岸

一开始，这本书的销售平平，业内报纸评价这是一本只在小圈子流行的书籍。而这正是海莲最初给它的定位。

1971年元旦后，出版商迪克再次来电话告知她：“英国出版商安德烈·多伊奇希望在伦敦推出英国版。他是英国最优秀的、最有品位的出版商。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出版商了！”

过了这么多年，弗兰克过世了，马克斯·科恩书店也倒闭了。海莲终于要去她魂牵梦萦的伦敦了。这一次，她在英国足足待了5周。

英国读者的反响比美国更为热烈。因为海莲的这本书也是在向想往的英国文化致敬。这五周的英国盘桓，为海莲带来了另一本畅销书《布鲁姆斯伯里的女公爵》。这一次，杨蕾孟不再放手，毫不犹豫地为新东家出版了

它。这两本书的出版为她带来了更多的、更疯狂的粉丝。1975年，BBC将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第一次拍成了电影。6年以后，它被英国戏剧界改编成了舞台剧。再过了6年，它又再一次被美国人改编成了电影，风靡一时。这本“爱书人的圣经”也一直在西方国家畅销不衰。

直到2001年，作为唯一有幸在作者生前采访过她的华人，来自台湾的著名书人锺芳玲写下了她的名篇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，随即收入她的《书天堂》，第一次向华人世界介绍了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和它的作者。随后，这本书被另一个台湾书人陈建铭首次翻译成了中文。从此，这首动人的爱书之歌也在华人世界不断传唱，引得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去查令十字街朝圣。

据《北京晨报》



最近，电影《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》获得好评，剧中一本名叫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的书，将吴秀波和汤唯饰演的男女主人公奇妙地联系在一起。这本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充满魔力的书。



▲查令十字街84号。